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作者/Author | 李新民 | LI Xinmin |
| 时间/Time | 2013-08-16 | 2013-08-16 |
| 被采访人/Interviewee | 李春芳 | LI Chunfang |

This is an excerpt of the original email.

草场地邮件组446（8月16日：吴）

吴（8月16日）

小银的李春芳之二文字来了。这是小银第二次去李春芳家后的文字，内容主要是李春芳谈吃食堂。第一次去他家，他明显对谈吃食堂往事有顾忌，和他习惯的靠近“主流宣传”不搭调，自然就绕开了。但再去时，态度有变，他看到一本杂志上我的写回村采访三年饥饿文章（估计他订的云南文学杂志《滇池》那本），他相信那本杂志，觉得可以公开说了。他回忆的吃食堂，很生动，比他的文字还生动。

爱写作的李春芳（2）

李新民

给李春芳打过好几次电话，有时打不通，有时他不在家，他是一个大忙人啊。上次我去他家，他和我说，他早上他6点就起床了，起来写作两个小时，每天都是这样，然后就出门干活去了。

电话中，李春芳的姑娘李艳说你早上七点打电话来吧，你要是八点打来的话，他已经不在家里了，我说好的。

我今天早上七点起床就给李春芳打了个电话，这个时候天还没亮呢，我说，二佬，我还有点问题想问你，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。他说你今天早上就来吧，八点左右。我说好的，准备了一下拍摄的机器，就去了李春芳家。

去到李春芳家，他们老两口已经在干活了，李春芳在扫地，他老婆在背粪，他的姑娘和孙子还没有起来。他见到我，就不做别的了，让我进屋，随后手上拿着两本书给我看，一本就是上次他和我说的他写的村史，一本是有吴老师写的民间记忆影像计划文章的杂志，他说他看了这篇文章，有点理解你们做的这个民间记忆影像计划。

李春芳说，你上次来找我的时候，我还是不太敢说以前的事情，现在我看了吴文光写的那篇文章，知道他也去村子采访这个事情，其实做这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，没有直接冲击政府，也可以说一些的。

接着李春芳就讲给我听他自己经历过的大食堂。

李春芳：那时一天（每天）就喊“赶英超美”，“超过老美国人，一天要等于二十年”，还办扫盲班，我爹我妈都被喊去上课。那个时候是每家人都是饭勺盆都不得留，一个烂电筒一起拿去食堂交公嘛，我家有一张铜锅，三把饭勺，一个铜盆，交工了，我家碗都不有个。

去炼铁，清水河炼铁，黄草霸炼铁，还把念书那些小娃娃拿去挑铁，我是才读了几天书，人家叫我去挑铁矿，我是六七岁，挑什么铁矿。那时喊“要大干”，牛不够，就人拉犁。

我哥他有十八岁，家外边有一棵桃子，他去摘了一大包。我妈说你去哪里，他说是调我去“大协作”，去挖煤。他就背着那包桃子去了，去了就不有回来过。我爹也被调去，这盖房子那盖房子，我姐姐去黄草霸烧铁矿。

家里就我妈、我和弟弟妹妹四个。有个晚上我妈回来，带我们兄妹三个，说要去白云那边毕莫中家开会，要评“上中下”，“上”就是劳动模仿，要戴红旗，拿点小红布，用扣针在胸口挂起，这种叫劳动模范。老黑呢，戴给她一条白布条，说是白旗，因为她不劳动。我妈是“中”，是蓝旗，不用戴。

那么整以后么，就安排割谷子，去哪里割，不得不去嘎，还要住在那里，带着铺盖去，晚上都要干，干完就在那边睡。我是分着在小黑亮家，就不是只有张小铺盖，一张毡子，一张席子。

晚上干是点着火把干，我这种小娃娃么，就抬着火把在前边照着，大人么就割谷子。一边割谷子一边唱歌。那个毕蓝英会唱山歌，我还记得她唱的是：点着火把是太阳，人民公社是天堂。毕蓝英那时刚刚生了娃娃，她唱完还说：不是我毕蓝英不争气，我四十天小儿在家里。

那时吃伙食团，去食堂打吃，一家称给多少么那么称。那时粮食还多呢，顿顿饭都吃白米饭，吃不完，丢在那里，起霉了呀，三四个月帮粮食都干完。

粮食没得了，又分成小食堂，我们家又分回到大坟地食堂吃。那下子呢，只得吃萝卜头汤，白米饭都不得吃了，再吃下去么，连萝卜头汤都没得了，吃黄泡果、甘蔗渣、玉米骨头……还说这是“争气饭”，生生这样拖穷下来。

那个时候气候不是那么恶劣，那个时候粮食产不出来，是烂种，就那么烂整，几年以后么地不就烂下来了，不有收成了。根本，大食堂化不是天灾，是人祸，这个是人祸啊！决策上的失误啊！

最后么省政府才下来调查后么，（土地）一家一户才下放。史书上是只说“三年自然灾害”，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但是这“自然灾害”、“困难时期”怎么会形成？起因是什么？实实在在的，我分析是人祸。

李春芳讲给我这些，他说是因为他看了吴老师写的那篇关于民间记忆影像计划，他才觉得“吃食堂”的事都已近登在书上了，也可以说一点了，他才说的。他还说那个时候还死了很多人，大食堂的时候是饿，但是呢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厉害，文化大革命是人整人。

（完）